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三下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許思光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三下

庚午 十八年春正月以裴光庭為侍中○二月初令百官休日選勝行樂

初令百官于春月旬休選勝行樂自宰相至員外郎凡十二筵各賜錢五千緡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留飲迭使起舞盡歡而去

集覽 旬休每十日賜與百官一休假也選勝選擇勝槩去處

書法 書初令何譏教逸也欲逸人心之所不免也上復令之莫敢不從矣自是以至於天寶之亂故書初

發明書曰警戒無虞又曰無教逸欲有邦當是之時君戒其臣以夙夜出納惟允臣戒其君以一日二日萬幾夫以雍熙盛際至治之極君臣相與告戒者如此則其餘從可知矣開元之時雖曰民物阜康然猶未及唐虞之盛而驕怠之萌已駸駸乎不可遏其不克終之漸蓋已形見于此書初令百官選勝行樂則𤣥宗侈汰自滿之意為何如哉治道雖欲加進尚可得乎

夏四月築西京外郭

九旬而畢

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

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禄者光庭始奏用循

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非負譴者有升無降庸愚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嘆宋璟爭之不能得

集覽 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各以謂下文官高者卑者也罷官謂罷劇就閒者也若干數未定之辭不拘多少為一選聚集而銓注也如天寶二年選人集者以萬計是已

書法 兼官未有書者書光庭何譏也用循資格自光庭始故譏志之是故志罷四時選之失則馬周以攝書志用循資格之失則光庭以兼書吏部尚書綱目每譏書之

六月以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帥十八總管討奚契丹考證討當作伐

浚即陜王嗣昇更封改名也初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干入貢李元紘不禮焉張説曰可突干狡而狠專其國政久矣人心附之今失其心必不來矣至是可突干弑邵固叛降突厥制以忠王浚領元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伷先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命浚與百官相見張説謂人曰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然浚竟不行

質實 陜州名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一統志云忠州名本春秋戰國時巴地秦屬巴郡漢置臨江縣東漢末屬永寧郡梁置臨江郡後周兼置臨州隋郡州俱廢義寧初復置臨州唐改忠州以巴臣蔓子及郡守嚴顔皆著忠烈故名天寶初改南賓郡乾元初復為忠州隸山南道宋陞為咸淳府元復為忠州併臨江縣入焉至本朝因之改隸重慶府

書法 奚契丹自開元以來皆書擊此具書討何討弑君也綱目之筆削嚴矣

洛水溢質實洛水注見漢高后三年溺千餘家

冬十月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嘗遺吾書悖慢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初年尚幼稚安能為此殆邊將詐為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茲困弊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因與贊普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上悅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使于吐蕃贊普大喜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遂復款附

集覽

論名悉獵名悉悉獵吐蕃大臣之名也其俗不言姓應王族皆稱論　質實從容注見秦二世二年

是歲天下奏死罪二十四人

胡氏曰以文觀之九州之大一歲死罪止于如此幾於刑措矣以實論之玄宗方以奢汰逸樂教有邦則訟獄曲直安得一一辨白無乃慕刑措之名有當死而幸免者乎然則姦猾逋誅而平人冤抑者衆矣

十九年辛未春正月王毛仲有罪賜死

初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附之輻湊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知鄉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朕為汝名客明日詔宰相與諸達官詣之日中璟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巵遽稱腹痛而歸其剛直之操老而彌篤如此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為婚吏部侍郎

齊澣言於上曰福順典禁兵不宜與毛仲為婚且毛仲小人寵過生姦不早為之所恐成後患上然其言澣曰君不密則失臣願陛下密之退以語大理丞麻察察遽奏之上怒制澣察交構將相離間君臣皆貶嶺南由是毛仲驕恣日甚福順倚其埶多為不法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怏怏上由是不悅時上寵任宦官往往為三品將軍門施棨戟奉使所過賂遺少者千緡京城第舍郊畿田園參半皆宦官矣楊思勗高力士尤貴幸毛仲視之若無人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品官毛仲抱兒示力士曰此豈不堪作三品耶力士歸奏之上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力士因言北門奴官太盛不早除之必生大患上恐其黨驚懼為變貶毛仲福順等於遠州追賜毛仲死自是宦官勢盛力士尤為上所寵信表奏皆先呈之小事即決埶傾內外

集覽 達官顏真卿傳諸司長官

者達官也皆得專達于天子桀戟注見漢宣帝甘露三年參半參倉含反三相參曰參猶言大半也北門奴官唐分官寺為北司故稱北門初制官寺不任以事惟延内掃除故稱官奴

質實 輜湊注見漢文帝六年

以詩書賜吐蕃

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上疏曰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況吐蕃國之冦讎今資之以書使知權畧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裴光庭等奏吐蕃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畧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遂與之

質實 于休烈高陵人志寧曾孫東平王名蒼漢明帝母弟

上躬耕於興慶宮側考異上當作帝 質實興慶宮注見開元二年

盡三百步

書法書嘉重農也綱目籍田外書耕四未有書躬者此其書躬何漢武明章皆廵幸于外將有事者也若玄宗則誠所謂重農者矣是時玄宗猶有可書之善故綱目詳之躬耕興慶宮側則書芟麥苑中則書終綱目書耕四詳漢武帝征和四年舍是無書矣

三月置太公廟

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司馬公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豈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乎自

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抗衡哉古者有發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羸股肱決射御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欲具先禮義而後勇力也自孫吳以降皆以勇力相勝狙詐相高豈足數于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集覽有發發謂徵發也獻馘詩泮水篇在泮獻馘箋云馘所格者之左耳音古獲反狙詐相高各尚權謀也楊子問道篇曰狙詐之家注狙猶莊子狙公朝三暮四以智籠衆狙即狙詐之家也言兵法權謀家流用此巧詐之計質實太公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稷卨伊呂張良具先韓人也家世相韓秦滅韓良為韓報讎不果已遁下邳遇黃石公授與姜太公兵法乃佐漢高帝滅秦天下既定封留侯因謝病辟穀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卒謚文成侯先儒謂具有儒者氣象選古名將以備十哲唐肅宗時尊姜太公為武成王以歷代良將田穰苴孫武吳起白起樂毅張良韓

信諸葛亮李靖李勣十人為十哲配享廟庭孫吳謂孫武吳起也孫注見開元二十四年吳注見中宗嗣聖七年

書法書識也於是帝事邊功故有此置而以白起輩為十哲帝之將以兵終其兆見矣

發明西晉惠帝之時諸王府置官武號森列識者知其兵亂之未已玄宗喜事邊功當四方寧謐之際乃無故置太公廟於兩京諸州閒而又致祭如先聖禮然則兵戈之兆蓋自此始矣抑嘗考唐志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廟以古名將為十哲配享而不言其人至上元元年始著十哲之名而居其首者乃白起耳起在戰國屠殺之多見於史冊所載其可考之數凡七八十萬人唐自太公置廟之後西北二邊用兵不已南詔之敗至于喪師二十萬衆未幾逆胡犯闕四海分崩流為藩鎮之

禍生民屠戮幾盡極而至於五代然後已其害豈不甚慘綱目書置太公廟所以志右武好兵之始爾天下兵禍何時而弭乎吁

冬十二月辛東都考異此上亦漏帝字辛當作如○殺巂州都督張審素

或告巂州都督張審素贓汙制遣監察御史楊汪按之總管董元禮殺告者以兵圍汪謂曰善奏則生不然則死會救兵至擊斬之汪遂奏審素謀反審素坐斬汪頠實巂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越巂張審素河東解人

書法審素贓汙不無罪矣其以無罪書殺何贓罪未明而罪以反則殺之不以其罪也綱目之

法雖有罪而殺之不以其罪一以無罪之辭書之故審素書殺而不去其官

浚苑中洛水

六旬而罷

壬申二十年春正月遣信安王禕將兵擊奚契丹大破之

以信安王禕爲行軍總管戶部侍郎裴耀卿副之與幽州節度趙含章分道擊奚契丹含章與虜遇虜望風遁去平盧先鋒將烏承玼言於含章曰二虜劇賊也非畏我而遁乃誘我耳宜按兵以觀其變含章不從與戰大敗承玼别引兵出其右擊虜破之禕等大破奚契丹可突干遠遁奚酋李詩瑣高帥五千餘帳來降禕乃引兵還

集覽可突干契丹大臣名奚酋李詩瑣高奚國酋長姓李名詩瑣高

質實

平盧鎮名注見代宗大歷十年烏承玼張掖人承恩族弟

二月朔日食○夏四月宴百官於上陽東洲

醉者肩輿以歸相屬於路

敕裴光庭蕭嵩分押左右廂兵○秋八月朔日食○九月開元禮成

初命張說與諸學士刊定五禮說薨蕭嵩繼之請依上元敕父在為母齊衰三年從之至是書成上之號曰開元禮集覽五禮注見梁武帝天監十一年上元敕記喪服四制曰家無二尊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高宗上元中武后請父在為母服三年故曰上元敕

書法書禮成何成之為禮也故成之為禮則前書命張說修五禮後書開元禮成不成之為禮則前書命曹襃定漢禮而後書奏所撰制度漢章帝建和三年

冬十一月祀后土於汾陰十二月還西京考異按凡例還宫閒無異事不書帝此閒有異事還上漏帝字

初蕭嵩奏自祠后土以来年穀屢豐宜因還京賽祠上從之是歲天下戸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

癸酉二十一年春正月遣大門藝討渤海不克考證討當作擊

初渤海靺鞨王武藝遣將冦登州殺刺史至是上遣大門藝發幽州兵討之無功而還武藝怨門藝容遣

客刺之集覽渤海勑鞨王武藝注見隋不死文帝開皇十八年勑鞨質實一統志云登州古為斟尋國唐虞時為嵎夷地春秋時為牟子國戰國屬齊秦為齊郡地漢屬東郡後魏析東萊郡地於黃縣東中郎故城置東牟郡北齊省東牟入長廣郡自昌陽縣移長廣郡治中郎城隋初廢郡置牟州大業初州廢唐復置牟州治牟平又置登州治文登貞觀間二州俱廢如意初復置登州於牟平縣神龍間徙治蓬萊縣天寶初改州為東牟郡乾元初復為登州屬河南道宋屬京都路金屬山東東路元初屬益都路後屬般陽路至本朝初屬萊州府後陞為登州府隷山東道

三月裴光庭卒

太常博士孫琬議光庭用循資格失勸獎之道請謚曰克其子諲之賜謚忠獻

發明人臣之卒書爵不書爵前已論之詳矣玄宗之世大臣卒者凡十一人而書爵者八盧懷慎王仁皎劉子元姚崇宋璟蘇頲張嘉貞九齡是已其不書爵者三光庭仙客林甫是已以是觀之可以知其選也夫光庭比之仙客林甫則有間而比之姚宋諸人則不侔矣況又用循資格賢愚同滯有如當時之議者乎

不書其官非過貶也

以韓休同平章事

上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嵩欲薦散騎常侍王丘丘讓於韓休嵩言之上以為相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始嵩以為恬和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宴樂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

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有供奉侏儒黄䫈上常憑之以行寵賜甚厚一日晚入上怪之對曰鄉逢捕盜官與臣爭道臣掀之墜馬故晚因下階叩頭上曰但使外無章奏汝亦無憂有頃京兆奏其狀上即叱出杖殺之

集覽

峭直峭本作陗音七笑反漢鼂錯為人峭直瓚曰峭峻陿也供奉侏儒黄䫈供奉官官也侏儒短小人也黄䫈姓名也䫈蒲眠反記樂記及優侏儒左傳我君小子侏儒是使

質實

韓休長安人大智之子

閏月幽州副總管郭英傑與契丹戰敗死○夏六月制選人有才行者委吏部臨時擢用

時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已猶踵行之是時官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吏自佐

吏以上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而入仕之塗甚多不可勝紀

秋七月朔日食○冬十月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

書法 綱目書致仕多矣未有書所歸者書歸東都何惜賢者之逺也綱目書致仕二十二詳漢宣帝本始三年致仕書所歸者一而已

○蕭嵩韓休罷考異 按分注此條提要當接下條提要共為一條為是其發明當移之於後

發明 用賢去佞人主之能事也然所用者未必賢所去者未必佞則亦以主德不明不能察之耳夫苟知之則必能審所擇矣異哉明皇之用人乎明知韓休之忠直且有吾用休為社稷之語然

自三月相之十月而罷則是所用纔七八月耳他時明知林甫忌賢嫉能無與為比而相之至歷十九年自古人君用人未若玄宗之異者即綱目之所書考歲月之久近其義曉然見矣

以裴耀卿同平章事起復張九齡同平章事考異此條當接上條

休數與嵩爭論於上前而折嵩短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為遽去對曰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上亦為之動容乃皆以為丞相罷政事時九齡居母喪自韶州入見求終喪不許胡氏曰宰相師表百僚其進必以禮退必以義然後人心服而政教行當是時其朝廷非有金革危急之事而起九齡於衰服之中九齡非有無所避焉之義而釋齊麻于巖廊之上上下

交失也而在九齡則尤甚矣且辭而不起當身居苫次今乃遠詣京師辭又不力九齡於是乎失正矣春秋責備賢者是以君子惜之

集覽 金革危急之事注見晉元帝永昌元年無所避焉之義避本作辟記喪大記篇金革之事無辟也者注見同上苫次苫始占反草也孝子以為覆席次喪次也凡言次者倚廬堊室以下總名

質實 韶州注見晉愍帝建興三年

書法 同平章事一也別書之何重起復也杜暹為都護不書起復此何以書非有金革之事而奪人之喪自奪其喪皆可譏也綱目書起復七詳太宗貞觀十五年惟田布非譏辭

發明 書蕭嵩韓休罷既見忠佞之無別書起復張九齡又見使臣不以禮夫于志寧起復為東宮官屬且猶不可況宰相師表四海者乎綱目於二人同為平章事而兩言之者書之重詞之複所

以深識之耳若九齡不能終制之失則亦不待貶絶而自見矣

分天下為十五道置采訪使

京畿都畿闗内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西劒南淮南江南東西黔中嶺南凡十五道各置采訪使以六條檢察非法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刺史領之惟變革舊章乃須報可自餘聽便宜從事先行後聞

集覽京畿都畿京畿采訪使治京城都畿采訪使治東都六條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

以楊慎矜知太府出納

楊政道之子崇禮為太府卿二十餘年前後莫能及至是以戶部尚書致仕上問宰相崇禮諸子誰能繼其父者以慎矜對乃擢為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稱職上甚悅之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汚穿破者

皆下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

質實 太府事物紀原云周禮天官冢宰之屬有太府下大夫梁武帝天監七年始置太府卿續事始則云梁天監中置少府卿後魏太和中改為太府

書法 知出納未有書者書慎矜何志掊克也宇文融之後以興利逢君者稱慎矜焉故詳錄之

發明 前書宇文融為勸農使為九河使雖志在興利然具名猶正也至是書楊慎矜知太府出納則好貨之心著矣故特書以志之

甲戌 二十二年春正月幸東都考異此上亦漏帝字幸當作如

書法 玄宗於是五幸東都矣五年正月一書十年正月再書十二年十一月三書十九年十二月四書今年正月五書近者十月遠者三年而後還計二十四年之中在東都者居半非東都宮內

有怪書幸東都未已也自書還西京而後率皆華清之歲月矣

○二月秦州地震貭實秦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壓死四千餘人遣蕭嵩賑恤之

夏五月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書令李林甫同三品

張九齡請不禁鑄錢敕百官議之裴耀卿等曰一啓此門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秘書監崔沔曰若稅銅折役計估度庸則官冶可成而私鑄無利矣且錢之為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乎左監門録事參軍劉秩曰夫人富不可以賞勸貧不可以威禁若許私鑄貧者必不能為之臣恐貧

者蓋貧而役於富富者蓋富而逞其欲也上乃止秋子之之子也 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静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時武惠妃寵傾後宫生壽王瑁太子浸疏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妃德之陰為内助

質實壽州名注見秦王政六年壽春

上芟麥於苑中考異上當作帝

上種麥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

質實稼穡注見晉高祖天福八年

以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置河口輸場

初上以關中久雨穀貴將幸東都召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地狹穀少故乘輿時

幸東都以寬之臣聞貞觀永徽之際祿稟不多歲漕關東一二十萬石足以周贍今用度浸廣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而轉漕以實關中則關中有數年之儲而無水旱之憂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倉使吳船至彼輸米而去官自雇載分入河洛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貯納水險則止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則無復留滯省費鉅萬矣上深然其言至是以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於河口置輸場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僦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錢耀卿以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車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獻之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

利耳柰何以市寵乎

悉奏以為市糴錢　集覽河口在鄭州武牢三門山名在陝州平陸　質實河洛二水名河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洛注見漢高后三年三門山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砥柱河陰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五年柏崖倉莫詳處所唯懷慶府濟源縣境有柏崖城唐初王世充以懷州僑治此未知是否陝州名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渭水名注見漢高帝五年

以方士張果為銀青光祿大夫

初張果自言有神仙術堯時為侍中多往來恒山中相州刺史韋濟薦之上遣璽書迎入禁中以為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厚賜遣歸後卒好事者以為尸解上由是頗信神仙　集覽尸解漢方術傳注尸解言將登仙假托為尸以解化也葛洪年八十卒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然以為

尸解得仙也又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形解

質實

恒山注見周安王十六年相州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璽書注見漢光武建武三年

書法

於是帝頗信神仙矣與度鄭郭為道士者如二人焉書曰以方士為銀青光祿大夫具褒名器甚矣

發明

所謂方士者蓋方外之士也而張果又自言有神仙術堯時為侍中則其視後世官爵為何物哉嘗怪世之好異者於浮屠之死則言寂滅於方士之死則言尸解要之不免於死則具為欺誕可知矣況堯時固未聞有所謂侍中之官使果為之更歷虞夏商周之世何略無所聞耶以秦皇漢武窮幽極遠汎海求之于時方士交騖于天下顧不能羅而致之是又何耶書以方士為銀青大

夫則明皇惑於神怪此徒誑世取寵皆具見矣況未幾而遂死乎

冬十二月朔日食○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

時可突干連年為邊患守珪屢擊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悔至而契丹初無降意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悔悔知之以牙官李過折與可突干爭權不協說使圖之過折夜勒兵斬屈烈及可突干帥衆來降上美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守珪纔破契丹即以為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乃以為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賜二子官賞賚甚厚集覽牙官戎狄大臣之稱猶言

達官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左傳成二年衛孫桓子與齊師戰將敗新築人仲叔于奚救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器以藏禮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注器車服所以表尊卑名爵號名位不愆為民所信

奚厥或辭云奚奚與突厥也一本直作突厥

突厥殺其毗伽可汗考異殺當作弒

毗伽為其大臣梅錄啜所毒而死子登利可汗立集覽梅錄啜梅錄突厥別部之號啜其大臣之稱

置病坊

禁京城匄者置病坊以廩之

乙亥　二十三年春正月耕籍田御樓酺宴考異耕上漏帝字

上耕籍田九推乃止公卿以下皆終畝上御五鳳樓酺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樓下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蔿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

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服其高集覽上耕籍田九推乃止注見漢文帝二年親耕籍田酺宴酺注見開元元年大酺于蔿歌名元德秀所作帝聞而異之嘆曰賢人之言哉通鑑考異曰明皇雜錄作于蔿新傳作于偽此義未詳今從雜錄蔿羽委反質實魯山縣名注見漢獻帝初平元年元德秀河南人

書法 書耕籍何重宗廟也終綱目耕籍田十詳漢文帝二年舍是無書者矣

發明 前書令百官行樂此書御樓酺宴則玄宗之志至是爲益荒矣吁

三月張瑝張琇殺殿中侍御史楊汪以復父讎敕杖殺之

初汪既殺張審素審素二子瑝琇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手殺汪於都城繫表于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汪同謀者為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稚年孝烈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為壞法不可上然之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于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有限極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憐之為作哀誄斂錢葬之胡氏曰復讎固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義也讎而不復

則人道滅絶天理淪亡矣瑝琇忿其父死之寃亡命報之其失在不訟于司寇其志亦可矜矣宋璟欲宥之豈非為此乎而裴李之言何其戾哉但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仍矜其志則免死而流放之可爾若直殺之是楊氏以一人而當張氏二人之命不亦頗乎

書法　瑝琇何審素子也審素前以無罪書矣于是書復父讎而列叙二子義之也而杖殺之悉矣書曰殺病其上也

集覽　不亦頗乎注見太宗貞觀七年刑赦之頗

發明　禮有復讎之文然緜旣殛死禹乃嗣興者不敢廢至公也前開元十九年冬綱目於張審素之死書殺書罰則死非其罪明矣瑝琇幼穉旣能復父之讎是其志亦可嘉況二子繫表于斧言父寃狀則當時盍與辨明是否使審素果以寃死則二子豈容誅殛如其不然是以王法為讎更相

報復而已不可赦也今不此之思乃止斷以相讎之說果何謂哉故綱目特揭以復父讎書之者盖予之也而曲直當否之別亦判然矣二子之死可哀也哉

秋七月加咸宜公主實封千戶

唐初公主實封止三百戶太平公主至五千戶率以七丁為限開元以來皇妹千戶皇女半之以三丁為限或言其太薄上曰百姓租賦非我所有戰士出死力賞不過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戶且欲使之知儉嗇耳至是以武惠妃女咸宜公主將下嫁始加至千戶於是諸公主皆加至千戶

集覽儉嗇 儉節嗇愛也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注嗇貪也治國當愛惜民財不為奢泰嗇通作穡左傳昭元年大國省穡而用之

書法於是諸公主皆加至千戶獨書咸宜何譏私也咸宜惠妃女也惠妃方嬖咸宜將下嫁特命加之因及諸公主綱目獨書咸宜所以誅其心也終綱目公主書加封二太平咸宜皆譏也

發明皇女而實封加至千戶非清明盛世之事也故書以譏之

冬閏十月朔日食○十二月册壽王妃楊氏

妃故蜀州司戶貭貿蜀州注見宋文帝元嘉九年崇慶州之女也

書法王妃不書書楊氏何明倫也是故將書以武氏為貽儀則太宗之篇先書以武氏為才人將書以楊太眞為貴妃則開元之策先書册壽王妃楊氏皆所以明倫也

發明壽王玄宗第十八子也册諸王妃未有書而此書之者志其始也

以契丹涅禮為松漠都督

李過折既殺可突干詔以為契丹王至是為其臣涅禮所殺上赦涅禮因以為都督且賜書責之曰卿之蕃法多無義於君長過折卿之王有惡輙殺為此王者不亦難乎卿今為王亦應防慮後事豈得取快目前也

丙子　二十四年春正月敕聽逃戶自首

敕天下逃戶盡今年內自首有舊業者還本貫無者使進止踰限不首捜配諸軍

突騎施寇北庭都護蓋嘉運擊破之○二月頒令長新戒

書法令長近民官也綱目每致意焉是故齊始用士人為縣令則書陳丙戌年唐舉堪為縣令則書太宗貞觀二年玄宗即位既引見京畿縣令開元元年又名縣令試策開元四年又敕以縣令為舉者賞罰開元九年於是又頒令長新戒可謂知所本矣故綱目悉書之

○皇太子更名瑛

諸皇子皆更之忠王浚改曰璵

三月敕禮部侍郎掌貢舉

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貢舉有進士陵侮之議者以員外郎位卑不能服衆敕委禮部侍郎

夏四月張守珪使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考異

討當作擊後同

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欲滅奚契丹奈何殺祿山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之九齡固爭曰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祿山本營州雜胡初名阿犖山母再適安氏冒其姓後其部落破散遂與安氏子思順逃來狡黠善揣人情守珪愛之養以為子又有史窣干者與祿山同里閈亦以驍勇聞守珪奏為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胡氏曰禍福雖有定數若由人事今置毒於前食則死不食則生生死繫乎食與不食則人事為近矣故古之聖人必修人事其於天命曰我不敢知使明皇外任賢相內無

蠱惑雖祿山馬攸亂然祿山敗軍其罪應誅九齡直以軍法爭論其理自勝乃言未來之事斷其後患故玄宗得以拒之蘇子曰齊桓公不殺敬仲楚成王不殺重耳漢高祖不殺劉濞晉武不殺劉淵苻堅不殺慕容垂明皇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事也愚以為彼五人者皆賢而無罪何名而殺祿山則有死罪矣明皇不能按法行辟而慢諫養奸安得為盛德耶

集覽

穰苴誅莊賈注見漢靈帝中平元年莊賈後期穰苴奮劒孫武斬宮嬪孫武子者齊人也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出宮人為二隊以寵姬二人為隊長試習戰法武乃三令五申而鼓之宮人笑乃斬隊長以狥王夷甫識石勒夷甫晉王衍字也石勒上黨匈奴人行見之識其有反相將収之勒已去矣後果叛據襄國僭稱後趙卒禍晉室阿犖山新舊書皆作軋犖山案軋犖山突厥所謂鬭戰神也安祿山本營州柳城胡種姓康氏其母阿史德為巫居突厥中禱子

於軋犖山及産有光照穹廬鳥獸盡鳴望氣者言其祥范陽節度張仁愿搜廬帳欲殺之匿而獲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軋犖山父死母攜之再適突厥安延偃故更名安禄山犖力角反史窣干姓史名窣干窣蘇骨反里閈閈音汗說文里門曰閈行辟辟毗亦反法也

質實

營州注見晉武帝太康二年昌黎齊桓公不殺敬仲敬仲陳胡公滿之後以罪奔齊事桓公為工正其後世專齊政僭稱王是為田齊楚成王不殺重耳重耳晉獻公之次子公信讒欲殺重耳乃奔楚成王納之獻公卒重耳返國立為文公漢高祖不殺劉濞劉濞高祖兄仲之子封吳王或言有反相帝不信景帝時濞率七國謀反戰敗自殺晉武不殺劉淵劉淵匈奴左賢王豹之子為任子在洛陽武帝拜為左部帥懷帝時叛晉自立為漢王苻堅不殺慕容垂慕容垂前燕王皝之次子為時所忌奔秦秦主堅以為將軍後叛秦自稱後燕王

書法書使何罪使之者也奚契丹書討則使之者何罪使之而不能正其敗績之誅以至隳國典胎國禍則守珪之罪也故書使凡功罪書使歸之其上也是故歸罪使之者則書張守珪使安禄山是年歸功使之者則書李光弼使田神功肅宗寶應元年

發明禄山既有敗軍之罪按法行辟可也而撓法赦之何哉書敗績而不書誅失可知矣又況他日亂天下乎故書以志之

增宗廟籩豆數加母黨服

上因籍田赦命有司議增宗廟籩豆之數及服紀未通者太常卿韋縚奏請宗廟每坐籩豆十二兵部侍郎張均職方郎中韋述曰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同歸于古今取甘肥皆充祭

用既踰于制其何限焉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于神無方何必泥古則籩簋可去而盤盂盃按當御矣韶濩可息而箜篌筝笛當奏矣既非正物後嗣何觀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况在宗廟敢忘舊章太子賓客崔沔曰祭祀之興肇於太古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蘖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然以神道致敬不敢廢也國家清廟禮饌用周制也園寢上食遵漢法也職員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躬稼所收蒐狩所獲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敕有司無或簡怠不必加籩豆之數也上固欲增之縮又奏每室加籩豆各六實以新果珍羞從之縮又奏請加外祖父母為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祖免崔沔曰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定義理歸本宗是以内有齊斬外加緦麻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顧守八年明旨一依古禮以為成

法尊述曰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然則母黨比于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今若外祖及舅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廢禮狥情所務者末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叙庸可止乎請依儀禮喪服為定禮部員外郎楊仲昌曰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除之此則聖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故姨舅既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緦麻堂姨舅宜服袒免

集覽 於神無方易繫辭故神無方王弼注神則陰陽不測不可以一方明也文公本義曰至神之妙無有方所又附錄曰神便是在陰底又忽然在陽在陽底又忽然在陰泥古泥去聲執不通也當御御進也用也韶濩注見太宗貞觀二年空侯樂器師延所作言空國之侯所好靡靡之音應劭風俗通曰本名坎侯吴競樂府解題云漢武滅南越祠太一后土令樂工

侯暉依琴造贛贛音坎以工人姓侯故名坎侯後語
訛以坎為空毛血之薦記禮運篇昔者先王未有火
化食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後聖有作然後脩火
之利薦其血毛注所以法於太古也玄酒之奠記禮
運篇玄酒以祭注玄酒井中水也皇侃曰太古未有
酒而始之祭但酌水用之尚質也至晚世雖有酒猶
用以代之示不忘古也清廟禮饌詩清廟篇注清廟
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
祭之而歌此詩記樂記篇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有
遺音者矣注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又禮運篇玄酒
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
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
先祖是謂承天之祜注此言今禮饌具所因于古及
其事義也園寢上食注見漢元帝建昭五年寢廟園
下祖免免音問記問喪篇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
曰冠至尊者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之免以代之免

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注言身無飾者不敢冠冠為褻尊服肉袒則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不冠者猶未冠也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則杖而免緦者其免也言免乃有緦服也文公家禮曰齊衰以下至同五世祖者皆袒免袒謂左袒自前投于要之右免謂裂布或縫絹廣一寸從項中向前交於額上又却向後繞於髻如著掠頭也

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記檀弓篇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遂除之

籩豆祭器注見漢明帝永平元年簠簋祭器注見漢文帝六年麴糵酒媒注見陳宣帝大建七年蒐狩注見梁武帝中大通二年大功注見漢靈帝熹平元年小功注同上年

書法 書增加何譏也籩豆有常數毋黨有常服于是又增加焉非矣增也者不宜增者也加也者不宜加者也

發明 夫禮有定制不可損亦不可增昔程頤子嘗力辨加禮之一字今籩豆之薦有常數而增之毋黨之服有定制而加之皆非禮也苟具合禮則綱目固不以增與加書之矣

秋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

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

上之賜書褒美

書法 獻文不書此何以書重格君也故金鑑錄書丹扆箴書非是皆畧之于是帝生日則昌為

不書九齡此錄爲人主者朝夕座右可也豈一時賦頌之流哉故不書生日

冬十月帝還西京

先是敕以來年二月還西京會宮中有怪上召宰相議西還裴耀卿張九齡以農收未畢請俟仲冬李林甫潛知上旨獨留言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宮耳往來行幸何更擇時借使妨農但應蠲所過租稅而已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行從之上過陝州以刺史盧奐有異政題贊于聽事而去

質實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

十一月賜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爵隴西縣公

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

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揚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脩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為功欲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上說明日復以仙客實封為言九齡固執如初上怒變色曰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閥閱九齡曰臣嶺海孤賤不如仙客生于中華然臣出入臺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仙客邊隅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衆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何有不可乃賜仙客爵食實封三百戶胡氏曰玄宗方相張九齡而肆辯摧折之如此者九齡非有可輕也直緣釋服居位人主意其重利祿而好貴勢可以制指爾是故古之君子不苟就不俯從使去就從違之重在我而不在人在義而不在利庶乎招不來麾不去足以

取信於集覽河湟使典河湟二州並涼州地牛仙客其上也前判涼州別駕故云孤賤言獨立無與

質實一統志云隴西縣唐初所置本漢隴西郡襄武縣地宋立古渭寨於此元祐中復置隴西縣金元仍舊至本朝因之為鞏昌府治所仍屬馬河西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年河湟二州名注見武宗會昌五年閥閱注見宋孝武大明二年

發明玄宗志在邊功故增重邊賞如仙客止能脩其職業而寵異已至於此故綱目書賜爵而不書其有功則可以知其失矣況未幾又使之相乎

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

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之胡氏曰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不計一身之安危不忠不愛者惟其身之營使君荒怠昏亂而不恤也九齡可謂愛君矣然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恣肆對儆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智之君則知違拂之為恭而順從之為大不恭也知儆戒之可樂而知恣肆之有大不樂也若明皇稍有持盈守成恐及危溢之心使九齡常立於朝則放心必収禍亂必弭嗚呼九齡可謂古之大臣矣。上之在藩也趙麗妃生太子瑛皇甫德儀生鄂王瑤劉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生壽王瑁麗妃等愛皆弛太子與瑤琚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於上上大怒欲皆廢

之九齡曰陛下享國長久子孫蕃昌天下之人方以為慶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揺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恭世子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林甫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官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為之動色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范氏曰明皇三子之廢繫于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于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佞則天性滅為仇讎置相可不慎哉○林甫日夜短九齡于上上浸疏之林甫引蕭炅為戶部侍郎炅素不學嘗讀伏臘為伏獵中書侍郎嚴挺之言

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晃刺岐州故林甫怨挺之上積前事以耀卿九齡阿黨並拜丞相罷政事而以林甫為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領節度如故貶挺之為洛州刺史上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九齡既得罪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林甫欲蔽主擅權明召諸諫官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黜為下邽令自是諫爭路絕矣仙客既為林甫所引進專給唯諾而已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奸巨猾無能逃其術者

集覽愛弛漢書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晃古惠反立仗馬飛龍廐日以八馬列宮門外號南衙立

伏馬食三品料食與飼通唐給九品祿三品四百石也一作飫三品芻豆質實鄂州名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武昌光州名注見晉武帝泰始二年弋陽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恭世子注見漢高帝十二年漢武帝信江充罪戾太子事在征和二年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事在元康九年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事在開皇二十年伏臘注見漢宣帝五鳳四年下邽縣名注見晉懷帝永嘉五年

書法 唐宰相罷書為某官者錄賢也賢之故詳之非是則與左降者同書罷而已

發明 觀九齡罷相與林甫兼中書令之書文無褒貶然明皇治亂之分已在於此盖以林甫佞邪九齡正直即人品而知之也況又分注詳載其事於下乎雖然玄宗進退大臣其得失固可見矣至于官制名稱尤有可得而論者夫以丞相名官盖輔政大臣也今擢御九齡既罷政事乃以為左

右丞相然則所謂左右丞相者特無用之冗員爾名稱不正莫甚於此故綱目因事書之以見唐人官制之失於宰相為尤甚也

丁丑二十五年春正月置玄學博士

每歲依明經舉

發明前十七年書明經進士歲限百人令此年二月書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是蓋狹其塗嚴其制以沮止之俾免廢罷云爾至所謂玄學者前未之聞乃特置博士官又令每歲依明經舉則當時好尚曉然可知比事觀之義自見矣

二月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

勑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道進士試大集覽帖誦誦帖括曰帖帖誦其明經則誦帖括經十帖謂為機括而誦之以求僥倖大經十帖唐以左氏傳為大經帖凡三言

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襲吐蕃破之

初希逸遣使謂吐蕃邊將乞力徐曰兩國通好今為一家何必置兵妨人耕牧請皆罷之乞力徐曰常侍忠厚言必不欺然朝廷未必專以邊事相委萬一姦人交鬬其間掩吾不備悔之何及希逸固請乃刑白狗為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西擊勃律勃律來告急上命吐蕃罷兵吐蕃不奉詔上甚怒會希逸傔人孫誨入奏事言吐蕃無備請掩擊必大獲上命內給事趙惠琮與誨往察事宜惠琮至矯詔令希逸襲之希

逸不得已發兵至青海西與吐蕃戰大破之乞力徐脫身走惠琮及誨皆受厚賞吐蕃復絶朝貢希逸自念失信愧恨而卒

集覽 刑白狗為盟索隱曰盟之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馬諸侯犬猳大夫以下用雞傔人注見德宗貞元十二年傔從

書法 襲之者趙惠琮矯詔耳曷為以希逸書希逸始與吐蕃盟誓罷去守備矣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而惠琮得以矯詔使之以失信於邊境是誰之咎歟綱目以希逸主兵蔽其罪於希逸也

夏四月殺監察御史周子諒貶張九齡為荆州長史

子諒彈牛仙客非宰相才上怒甚命撲於殿庭絶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九齡所薦也乃貶九齡荆州長史范氏曰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為之其大亂之兆乎開元

之初諫者受賞及其末也而殺之非獨此也始抑外戚焚珠玉詆神仙禁言祥瑞其終也惑女寵極奢侈求長生悅禨祥一人之身而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故也可不戒哉

集覽 瀼州瀼乃朗反地理表云廣南化外地在欝林西南交趾東北唐太宗置瀼州以達交趾禨祥注見隋文帝開皇十四年

質實 藍田縣名注見周赧王四十九年荊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

書法 杖流道卒耳其書殺何誅心也子諒奏彈仙客怒之可也而撮之幾絕及其蘇也復杖而後流之則帝之欲殺明矣綱目之法苟有誅意於其臣一以殺書之

發明 自古非大無道之君未有輕殺諫臣者玄宗何為乃爾蓋其驕矜已甚其視諫臣猶雀鼠之微是以輕於殺之又況仙客之相出已私意深欲掩蓋覆匿子諒忽觸其實故怒不可解必寘之

人主信任讒佞不能自保其子如漢武帝巫蠱之禍每不忍覩況一日殺三子乎奸邪之害人家國亦憯毒之至哉

死地而後已書殺監察御史周子諒此奔竄失國兩京覆没之兆也然其貽後王鑒顧不明哉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而殺之

楊洄又譖太子鄂王光王潛搆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上意乃決使宦官宣制於宮中廢為庶人尋賜死瑤琚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

書法 書廢太子廢無罪也而殺之帝之忍亦甚矣殺一無罪不可也況三子乎是禍也林甫成之

發明 隋文用楊素而廢太子勇然猶未至殺之也玄宗用林甫而黜太子瑛又併瑤琚殺之然皆無罪可書其惡甚矣天理既滅何以國乎

五月流夷州刺史楊濬於古州

濬坐贓當死上命杖之流古州左丞相裴耀卿上疏曰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為辱止可施之徒隷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質實古州注見中宗景龍二年

募丁壯長充邊軍

敕以方隅底定令中書門下量軍鎮閒劇利害審計兵防定額召募丁壯長充邊軍增給田宅務加優恤

詔選宗子補官○秋七月大理寺奏有鵲來巢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豳國公

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獄院由來殺氣太盛鳥鵲不棲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

刑措表賀上歸功宰輔故有是命范氏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宰相以刑措受賞讒諛得志天理滅矣能無亂乎

質實晉州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河東蒲州名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

書法賜爵不言故此其言故何譏也有鵲來巢而二相受爵無謂甚矣

行和糴法停江淮運

先是西北多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糴之法有彭果者獻策請推之關中救以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行東都矣

質實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書法書和糴始此然則曷為不書初先是西北行之久矣至是始推之東西畿也終綱目書和

耀三是年德宗貞元三年八年

冬十月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宋璟卒考異此誤書謚

考證當去文貞二字　分註謚文貞

質實廣平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年

書法書官書爵書謚自狄仁傑以來於是再見終唐之世五人而已矣狄仁傑宋璟李晟馬燧裴度若郭子儀號官爵謚具則又非五人所可及也

發明宋璟在玄宗朝第一流人物也故書官書爵書謚以表之此亦可以觀綱目褒貶之筆矣

○十二月惠妃武氏薨追謚貞順皇后考異據大歷十年書貴妃獨孤氏卒則此薨字當作卒

妃攸止之女也和上欲以妃為后或上言武氏乃不戴天之讎豈可以為國母且妃既有子若登宸極太子必危上乃止至是覺贈貞順皇后

書法妃妾自宋殷氏始書卒未有書甍者也此其書甍何謚為后也自是而皇后為贈官矣終

綱目卒妃妾四宋孝武殷氏唐玄宗武氏肅宗韋氏代宗獨孤氏惟此獨書甍譏之譏也

復以明堂為乾元殿

命將作大匠康䛒素往東都毀明堂䛒素言毀之勞人請去上層仍舊為乾元殿從之　集覽䛒去

乾反籀文愆字

戊寅二十六年春正月以牛仙客為侍中以王璵為祠祭

使

上頗好鬼神以太常博士王璵為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習禮者羞之胡氏曰古者祭必用幣所以交神猶人之相見有贄以為禮非利之也後世淫祀既衆于是廢幣帛而用楮泉是以賄交于神也使神而果神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神而可賄也又安用事雖然王璵行之而世以為羞則當時猶未盡用也今舉四海用之而未有革之者不亦悲乎

集覽璵羊諸反紙錢自漢以來喪葬有瘞錢後世俚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明皇用之楮泉楮丑呂反穀木名可為紙索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行如泉也

質實巫覡注見漢高祖乾祐二年

書法後世用紙錢代帛始此

令天下州縣里皆置學

書法武德嘗置州縣鄉學矣不皆置也於是今皆置學則無無學之里矣特書嘉之

○夏六月立忠王璵為太子改名亨考異太上漏皇字

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孝謹好學意欲立之猶豫不決常忽忽不樂高力士請其故上曰汝揣我何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上曰然對曰但推長而立誰復敢爭上曰汝言是也由是遂定璵將受冊命儀注有中嚴外辦及絳紗袍璵嫌與至尊同稱表請易之於是停中嚴改辦曰備易絳紗袍為朱明服故事太子乘輅至殿門至是璵不就輅步而入尋更名紹又更名亨孫甫曰太子瑛之廢雖由武妃林甫亦張說之過也初忠王出見百官說有貌類太宗之言蓋昭成方娠時說侍讀東宮知其

異事謂王當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以廣於衆耳說事明皇情義至厚言從計行於忠王豈無容議也使明皇之意已移嬖寵之言易入說無以逃其過矣集覽儀注儀禮之記注質實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之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

突騎施殺其可汗蘇祿考異殺當作弒

初蘇祿廉儉攻戰所得悉與諸部分之由是衆樂為用既尚唐公主突厥吐蕃亦各以女妻之用度浸廣遂不復分由是諸部離心酋長莫賀達干夜襲蘇祿殺之都摩度立蘇祿之子骨啜為吐火仙可汗以収其餘衆集覽莫賀達干莫賀酋長之名也按突厥大臣之官凡二十有八等皆世其官而無員限達干其一也質實酋長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

秋九月朔日食○貶王昱為高要尉質實一統志云高要縣名漢初所置屬蒼梧郡劉宋屬南海郡梁於此置高要郡隋平陳廢郡以縣置端州唐以博林縣省入宋又省平興縣入焉金元仍舊至本朝因之為肇慶府治所仍屬焉

初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其地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劒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於其側運資糧以逼之吐蕃大發兵救安戎城昱衆大敗脫身走資仗皆沒由是貶死集覽劒南道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

册南詔為雲南王

南詔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西東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能相一歷代因

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至皮邏閤浸彊大而五詔微弱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為一朝廷許之賜名歸義於是以兵威脅服羣蠻遂破吐蕃徙居大和城卒為邊患

集覽 南詔南蠻國本烏蠻別種也在永昌東五代時號曰長和五代史四夷附錄曰南詔所居曰苴咩城哀牢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六詔一曰蒙巂詔二曰越析詔三曰浪穹詔四曰邆睒詔五曰施浪詔六曰蒙舍詔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大和城夷語山陂陀曰和

質實 一統志云南詔西南夷之國名其王本烏蠻之別種夷語王為詔其渠帥有六詔唯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姚州禹貢梁州之界漢武帝開西南夷此為益州郡巂唐葉榆縣境東漢分屬永昌郡蜀漢又分葉榆屬雲南郡晉諸郡皆屬寧州李特據蜀分置漢州宋齊梁陳仍置雲南永昌郡屬寧州唐麟德初於昆明之梇棟川置姚州都督府治葉榆洱河蠻開元末蒙

舍詔皮羅閣併蒙巂詔越析詔浪穹詔邆賧詔浪施詔五詔合為一號南詔治太和城至閣羅鳳號大蒙國又至異牟尋再徙羊苴咩城即今府治改號大禮國其後鄭買賜趙善政楊干貞互相簒奪至五代晋時段思平得之更號大理國元憲宗時叔附立上下二萬戶府至元間改置大理路至本朝改路為府隷雲南道交趾郡名注見宣宗大中二年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大和城注見天寶十三載

書法 自是浸彊大為邊患至喪師二十萬則王昰之罪也故謹志之南詔見綱目始此

冬十月作行宮於兩都間

凡十餘間

書法 書譏也終綱目書作行宮二隋文帝開皇十八年是年皆奢欲之主也

置龍武軍

分羽林置龍武軍

以萬騎營隸焉

己卯

二十七年夏六月貶張守珪為括州刺史

幽州將趙堪白眞陀羅矯節度使張守珪之命使平盧軍使烏知義邀叛奚餘黨知義不從白眞陀羅矯稱制指以廹之知義出師與虜遇先勝後敗守珪隱其敗狀以克獲聞事頗泄上令内謁者監牛仙童往察之守珪重賂仙童歸罪于白眞陀羅逼令縊死衆官官疾仙童發其事上怒杖殺之守珪坐貶

集覽叛奚奚國之叛者

正誤趙堪白眞陀羅集覽無註○今按新唐書張守珪傳初書趙堪白眞陀羅下文兩見皆止書眞陀羅當是二人趙與白為氏而堪與眞陀羅其名也

質實括州注見高宗

顯慶元年平盧軍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青州

秋八月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擊突騎施擒其可汗骨啜

突騎施吐火仙可汗與莫賀達干相攻莫賀達干遣使告磧西節度使蓋嘉運嘉運引兵擊之擒吐火仙取交河公主悉收散髮之民數萬以與拔汗那王威震西陲

集覽拔汗那注見中宗景龍二年

質實磧西注見太宗貞觀四年交河縣名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

追謚孔子為文宣王

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懸贈弟子為公侯伯

集覽釋奠注見梁武帝天監十七年宮懸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軒懸之樂

發明追諡先聖以王爵正南向之坐而被王者之服其禮正矣然亦有說焉是時既尊太公又尊老君盛儀交舉至於吾先聖則不可以闕然也是以禮典如此書之於冊識者可以觀矣○按自漢平帝追諡孔子為褒成侯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為宣父又謂之為宣尼至是又加文與宣為諡然文之為言諡法有所謂經天緯地者矣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諡之固亦幾矣然亦有所未盡焉若夫宣之為宣諡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況唐未加聖人此諡之前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覽周有此諡矣天生聖人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誄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君汙下之見何足以為吾聖人之輕重當其時行之可也後世乃遵之百世而不改何耶

冬十二月更定禘祫之制

初睿宗喪既除祫于太廟自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是歲夏既禘冬又當祫太常以為祭數則瀆請停祫祭自是通計五年一祫一禘從之

庚辰 二十八年春正月荆州長史張九齡卒 考證 當分註謚文憲

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乎 集覽 風度宋璟風度凝遠三宗注風采度量凝固遠大也

書法 書惜賢也終綱目長史書卒三吳張紘後趙張賓唐張九齡於九齡尤深惜之

三月朔日食○以阿史那昕為十姓可汗○夏六月以

蓋嘉運為河西隴右節度使

嘉運來獻捷上嘉其功故有是命嘉運恃恩流連不時發裴耀卿曰嘉運誠勇烈有餘然言氣矜誇恐難成事且將軍受命鑿凶門而出今乃酣宴朝夕殆非憂國愛人之心乞速遣進塗嚴加訓勵上乃趣嘉運行已而竟無功

集覽 凶門淮南子兵畧訓曰君命將臣辭而行乃爪鬋設明衣鑿凶門而出杜甫秋日荆南述懷詩凶門轂少推

冬十月吐蕃冦安戎城發關中兵救之

初劒南節度使張宥文吏不習軍旅悉以軍政委團練副使章仇兼瓊兼瓊入奏事盛言安戎城可取上悅之以宥為光祿卿兼瓊為節度使兼瓊潛與安戎城中吐蕃結謀開門納降兵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

御史許遠將兵守之至是吐蕃寇安戎發關中兵救之吐蕃引去集覽章仇注見隋文帝仁壽四年質實軍旅注見梁武帝中大通二年許遠新城人敬宗之孫

書法書發兵可矣書關中兵何識也於是內備始虛而天下之勢偏重矣故特筆書之

十一月立莫賀達干為突騎施可汗

莫賀達干聞立阿史那昕怒曰首誅蘇祿我之謀也今立史昕何以賞我遂帥諸部叛上乃立莫賀達干為可汗使統突騎施之衆命嘉運招諭之莫賀達干竟擊昕殺之

是歲戶口之數

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三百絹匹亦如

之海內宮安行者
萬里不持寸兵

辛巳　二十九年春正月立賑饑法

制曰承前饑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絶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

質實　饑饉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二年

書法　書美之也自是以至天寶末年帝無可書之政矣其所書者非惑鬼神則務聚歛也寵遷將也其所誅賞非為林甫則國忠也貴妃也書得玄元皇帝像羣臣請加尊號享玄元皇帝于新廟以田同秀為朝散大夫追尊周上御大夫為先天太皇皋繇為德明皇帝始祀九宮貴神帝聞空中神語改會昌縣為昭應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得妙寶真符復加聖祖及諸帝后號皆惑鬼神也書

以韋堅為江淮租庸轉運使廣運潭成加韋堅左散騎常侍以楊慎矜為御史中丞以楊慎矜為租庸轉運使以王鉷為京畿採訪使以楊釗判度支事師羣臣觀左藏賜楊釗金紫皆務聚歛也書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入朝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之安祿山奏立李靖李勣廟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賜安祿山鐵券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以安祿山兼河北採訪處置使安祿山入朝為安祿山起第于親仁坊以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安祿山擊契丹以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哥舒翰安祿山安思順入朝安祿山入朝加安祿山左僕射以安祿山為閑廐使安祿山歸范陽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安祿山表獻馬遣中使諭止之十一月安祿山反自開元二十九年至于書反不書安祿山者天寶五載八載與十二載三年爾皆

罷遷將也書以盧絢嚴挺之為員外居事以楊愼矜為御史中丞貶裴寬為睢陽太守以韋堅為刑部尚書楊愼矜為租庸轉運使貶韋堅為縉雲太守皇甫惟明為播州太守李適之罷以陳希烈同平章事殺驍騎兵曹柳勣贊善大夫杜有鄰殺北海太守李邕及皇甫惟明韋堅等王琚李適之自殺殺戶部侍郎楊愼矜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殺咸寧太守趙奉璋皆為林甫也書流宋渾於潮陽制追復張易之官爵賜楊釗名國忠充駙馬程昌裔官以楊國忠領劍南節度使以庫錢易惡錢以楊國忠為御史大夫京畿採訪使上復幸左藏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以吉溫為御史中丞楊國忠注選人於都堂追削李林甫官爵復以魏周隋後為三恪以楊國忠為司空陳希烈罷以韋見素同平章事貶韋陟為桂嶺尉吉溫為澧州長史皆為國忠也書冊壽王妃韋氏以楊太眞為貴

妃加嶺南經略使張九章三品以王翼為戶部侍郎以楊釗判度支事以貴妃姊妹為國夫人皆為貴妃也此外亦無幾事耳夫君心惑溺於上奸邪專恣于下欲不亂可得乎綱目詳書之所以為萬世戒也

夏閏四月得玄元皇帝像

上夢玄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求得之於盩厔迎置興慶宮范氏曰人之有夢蓋其心之動也昔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賚之良弼明皇怠於庶政志求神仙惑方士之言自以老子其祖也感而見於夢亦其誠之形也自是迂怪日聞諂諛成俗姦宄得志而天下之理亂矣人君心術可不慎哉集覽盩厔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質實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賚之良

弼商書說命上篇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

書法於是帝以夢求得之也曷為夢之信感之深發而為此也然則其得之何旨意所在不得不可矣書曰得宜得也

發明國將興聽于人將亡聽於神自古清明之世未聞有神異之事惟衰亂之世則有之亦猶大明麗晝則百怪咸伏暮夜晦冥則羣慝交作耳玄宗誕謾荒忽旣夢老君之像遣使求之正使無有則使者亦必附會來上此固無可疑者綱目書得而不言其所以得譏之明矣妖由人興未幾遂有田同秀寶符之事紛紛見於史册夫豈無自而然哉

吐蕃入冦

吐蕃四十萬入寇至安仁軍騎將臧希液帥衆五千擊破之

秋七月突厥殺其登利可汗考異殺當作弒

初登利從叔二人分典兵馬號左右殺登利惡其專誘右殺斬之自將其衆左殺判闕特勒攻登利殺之骨咄葉護自立為可汗上以突厥内亂命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禄拔悉密等部落集覽判闕特勒左殺名骨咄葉護咄當沒反骨咄名也葉護注見陳後主禎明元年

洛水溢質實洛水注見漢高后三年

溺死者千餘人

八月以安禄山為營州都督

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平盧者祿山皆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為賢又賂採訪使張利貞利貞盛稱之上乃以為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胡氏曰以利合者小人之事也夫惟君子不可以貨取故人主必昭儉德以照臨百官清心寡慾不殖貨利而用君子立乎朝廷則寵賂之門自塞矣明皇自入宇文融之說彈天下以自奉故使祿山專以貨寶交結左右豢養姦慝所以治國者不以利為利為具生患之若此也孟子對梁王以何必曰利為其末流至於弒君篡國而猶不止也**集覽**傾巧傾側機巧也

質實營州注見晉武帝太康二年昌黎

書法自是祿山每事必書詳亂本也

冬十一月太尉寧王憲薨追謚曰讓皇帝考異薨當作卒

諡冊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固讓於我為唐太伯常名不足以處之乃諡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璡表述先志固讓不許

集覽曰季歷生子名昌昌有聖瑞太伯知太王意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如荆蠻以讓季歷令寧王以讓玄宗此可謂唐之太伯也

質實汝陽縣名注見漢後主延熙十八年

書法以皇帝贈諡自太子弘始矣於是三見書官書爵予諡也綱目諡為帝書薨

十二月吐蕃陷石堡城

壬午

天寶元年春正月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

是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安西節度撫寧西域治

龜茲城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治北庭都護府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治涼州朔方節度捍禦突厥治靈州河東節度與朔方犄角以禦突厥治太原府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治幽州平盧節度鎮撫室韋靺鞨治營州隴右節度備禦吐蕃治鄯州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治益州嶺南五府經畧綏靜夷獠治廣州此外又有長樂經畧福州領之東萊守捉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范氏曰海內之地非不廣也財非不多也人君不能清靜恭儉以待太平於其安也而勞之於其富也而刻之是以天下之禍常基於安富之時亂已成而猶不悟也豈非好大多欲任失其人之咎歟

集覽

聲教書禹貢朔南暨聲教蔡氏傳曰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林氏

曰振舉於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於此而遠
者效焉故謂之教羈縻之州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諸
蕃及蠻夷稍稍內屬即其部落列置州縣大者為都
督府具貢賦版籍多不上戶部號曰羈縻凡府州八
百五十六龜茲城即漢龜茲縣也注見漢桓帝永壽
元年堅昆注見漢宣帝黃龍元年室韋注見隋恭帝
義寧二年長樂郡名今福州長樂縣是也州南六里
有長樂山閩中記云地名長樂居者安之東萊捉
守捉謂堡是守字與下東牟守捉同按守捉即團結
營也唐制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
而總之者曰道

覽實

靈州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犄角注見漢昭
烈章武二年范陽郡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涿郡
益州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長樂郡名注見漢光武
建武三年閩中郡福州注同上文東萊郡名注見漢
安帝永初二年萊州注同上文東牟郡名注見開元

二十年

登州

穿三門運渠質寶 三門山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砥柱 ○**羣臣請加尊號**

陳王府參軍田同秀言玄元皇帝告以藏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求得之羣臣上表以寶符潛應年號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

集覽 玄元皇帝高宗乾封元年至亳州謁老君廟尊為太上玄元皇帝藏靈符在尹喜故宅崔浩曰尹喜昔為散關令秦散關在鳳翔府寶雞縣西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喜亦著書九篇名關尹子與老子服巨勝實俱之流沙之

西莫知其所終今田同秀故記言老子藏靈符在尹喜故宅耳按列子注尹喜字公度質實陳州名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尹喜天水人周康王時為函谷關令東見紫氣乃占風知有神人過老子果至授喜鍊氣吐納之術三宮正一之法復求著書於是為道德經以授之後仙成復與老子相會於蜀賜號文始先生

二月享玄元皇帝于新廟越二日享太廟越二日合祀天地於南郊質實南郊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五年

書法合祀非古也自是終唐世為永制矣傳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祖親而先帝也唐於是重失之

書曰越二日識也

改官名

侍中中書令為左右相丞相改為僕射

東北都皆為京州為郡刺史為太守

以田同秀為朝散大夫

時人皆疑寶符同秀所為也間一歲清河人崔以清復言見玄元皇帝云藏符在武城紫微山敕使往掘亦得之東京留守王倕知其詐按問果首服奏之上亦不深罪也范氏曰明皇崇老喜仙故其大臣諛小臣欺蓋度其可為而為之也不惟信而感之又賞以勸之則小人孰不欲為姦罔哉昔漢文一為新垣平所詐而終身不復言神仙之事可謂能補過也

集覽 為新垣平所詐漢文帝時趙人新垣平詐令人獻玉杯

質實 清河縣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 武城縣名注見秦王政十四年

三月以韋堅為江淮租庸轉運使

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别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太子之妃兄也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鉷亦以善治租賦為户部員外郎　集覽事權史作爭權

以盧絢嚴挺之為員外詹事

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劒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横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林甫知之乃召絢子弟謂曰交廣藉才上欲以尊君為之若憚遠行則當左遷姑以賓詹分務

東洛何如絢懼請之乃除華州刺史未幾誣其有疾除員外詹事上又嘗問林甫嚴挺之可用今安在挺之時為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諭以上意甚厚盍稱疾求還可以見上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老疾宜且授以散秩以便醫藥上歎吒久之亦以為員外詹事

集覽 交廣籍才 交廣二州在廣東春秋百粵之地秦置南海郡漢武既定粵地置交州孫權以步騭為交州刺史遷州於番禺孫休以交州土壤太遠從交州理龍編分交州置廣州理番禺隋改番州唐置廣州州籍慈夜反謂交廣遼遠須籍有才之人賓詹謂太子賓客及詹事官

質實 勤政樓注見開元二年絳州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東雍州

書法 員外詹事何以書病玄宗也二臣帝所眷者林甫以計去之而帝殊不之惟甚矣其蔽也

故特書病之

發明古人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非好為是多事也所以通上下之情絶壅蔽之患耳盧絢嚴挺之近在目前無疾而謂之有疾由林甫蔽其聰明也故夫員外詹事不必書而特書之者所以著林甫之欺為後世偏聽生姦獨任成亂之戒爾居人上者可不鑒諸

秋七月朔日食○牛仙客卒以李適之為左相○突厥阿布思來降

初突厥拔悉密回紇葛邏禄三部共攻骨咄葉護殺之立拔悉密頡跌可汗回紇葛邏禄自為左右葉護突厥餘衆共立判闕特勒之子為烏蘇可汗朔方節度使王忠嗣説拔悉密等使攻之烏蘇遁去突厥

西葉護阿布思等帥餘衆千餘帳相次來降突厥遂微　質實王忠嗣鄭縣人

癸未　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祿山奏言去秋營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使蟲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即有羣鳥從北來食蟲立盡請宣付史館從之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遥苗晉卿時選人集者以萬計遥晉卿以御史中丞張倚得幸於上擢其子奭為首祿山言於上上召入面試之奭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於是三人皆坐貶

質實曳白曳音裔引也一字不能書惟對白紙直視故號曳白又云即拖白是也

三月追尊周上御大夫為先天太皇臯繇為德明皇帝

范氏曰老子之父書傳無見焉取方士附會之說而追尊加謚不亦誣乎皐陶作士而作史者以為大理既不經矣又以為李氏所出而尊之尤非其族類也唐之先祖出於隴西狄道非有世次可考而必託之上古以耀于民非禮之禮適所以為後世笑也質實皐陶作士皐陶舜時賢臣詳見虞書隴西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狄道縣名注見漢高后六年

廣運潭成加韋堅左散騎常侍

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壟自江淮至京城民間愁怨二年而成上幸樓觀之堅以新船數百艘扁榜郡名各陳珍寳仍進輕貨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加堅常侍吏卒褒賞有差賜其潭名廣運集覽滻水滻或作産顔師古曰滻水出京兆萬年縣藍田

谷入霸括地志云滻水即荆海猶枷之下流也扃榜扃補典反署也榜標也百牙盤食以牙盤進食至百數也時貴戚競以進食相尚有進水陸珍饈至數千盤者凡一盤可費中人十家之產

質實

一統志云滻水在西安府城東一十五里源出藍田縣合金谷水北流入霸水

書法

凡功役書成久辭也於是鑿苑東引滻水二年而成則具用民力也多矣故書成然則具不書始鑿何畧之也一潭也而書成則久可知矣終綱目渠潭書成三詳漢明帝永平十三年皆久也

甲申　三載春正月改年曰載○二月海賊寇台州遣河南尹裴敦復討平之○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

河北黜陟使席建侯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寛亦順旨稱譽其美由是祿山之寵益固

夏五月河西軍擊突騎施斬莫賀達干更立骨咄祿為可汗○秋突厥亂册回紇骨力裴羅為懷仁可汗

拔悉密攻斬突厥烏蘇可汗國人立其弟為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敕王忠嗣出兵乘之破其左廂十一部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悉密頡跌伊施可汗殺之回紇骨力裴羅自立為骨咄祿毗伽闕可汗遣使言狀上册拜裴羅為懷仁可汗於是懷仁南據突厥故地舊統藥邏葛等九姓又併拔悉密葛邏祿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戰則以二客部為先

九月以楊慎矜為御史中丞

初上以愼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愼矜固辭不受至是林甫以愼矜屈附於已復以為中丞

冬十二月貶裴寬為睢陽太守

戶部尚書裴寬素為上所重李林甫忌之刑部尚書裴敦復擊台明海賊還受請託廣序軍功寬微奏其事林甫以告敦復敦復言寬亦嘗以親故為屬林甫曰君速奏之勿後于人敦復乃賂女官楊太眞之姊使告之裴寬由是坐貶

質實 睢陽郡名注見漢後主延熙十八年台明二州名台注見晉孝武太元二年臨海明注見僖宗乾符四年

始祀九宮貴神

初術士蘇嘉慶言遁甲術有九宮貴神典司水旱請立壇於東郊祀以四孟月從之禮在太清宮太廟上所用牲玉皆侔天地

書法始者何前乎此無有也帝之惑于神怪亦甚矣故書始譏之是故漢武親祀竈則書始元光二年玄宗祀九宮貴神則書始是年是後肅宗祀九宮不書上元元年非創也貶其始而已矣終綱目淫祀書始二而已

初令百姓十八為中二十三成丁

乙酉四載春正月帝聞空中神語

上謂宰相曰朕於宮中為壇為百姓祈福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煉藥成

置壇上及夜欲叔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叔此自守護羣臣表賀范氏曰明皇假于怪神以罔天下言之不怍而居之不疑何以使其臣下不爲欺乎是率天下而欺已也

書法書帝聞何譏自欺也求神仙自秦皇漢武始然秦漢之君爲人所欺耳如帝此言乃自欺也繼是而有妙寶眞符之得矣自欺者人亦欺之

發明凡鬼神奇怪之事稍有識者恥言之惟巫覡託此以誑愚俗爲罔利之資耳玄宗既夢得像又以寶符而上尊號又尊先天太皇又祀九宮貴神至是又聞空中神語可謂惝怳之極精爽既失不亂得乎直筆書之可愧甚矣

回紇懷仁可汗死

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之傳首京師於是北邊晏然回紇斥地愈廣盡有突厥故地懷仁卒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

二月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

忠嗣少勇敢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為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間諜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既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要害之地悉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為自張仁亶之後將帥皆不及

質實　雲中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鴈門

秋七月册壽王妃韋氏八月以楊太真為貴妃

初武惠妃薨後宮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不朞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至是册為貴妃贈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從兄銛為殿中少監錡為駙馬都尉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楊釗者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為宗黨所鄙從軍於蜀貧不能歸新政富民鮮于仲通常資給之仲通頗讀書有才智章仇兼瓊引為採訪支使委以心腹嘗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上所厚苟無內援李林甫必見危聞楊妃新得幸子能為我結之吾無患矣仲通言釗本末釗儀觀甚偉言辭敏結兼瓊見之大悅即辟為推官使獻春綵於京師蜀貨直萬緡釗大喜過望至長安見諸妹分以遺之曰此章仇公所贈也於是諸楊日夜譽兼瓊且言釗善摴蒱引之見上得出入禁中授金吾兵曹參軍范氏曰明皇殺三子納

子婦用李林甫為相使族滅無罪之人三綱絕矣其何以為天下乎

集覽新政今閬州新政縣在利州東路儀觀儀容神觀也觀古玩反攜補注見晉明帝太寧三年攜博之具

質實楊太真按許子真記太真容州普寧縣雲陵里人父維母葉氏生妃有異質都部署楊康求為女時楊玄琰為長史又從康求為女攜歸京後進入壽王宮玄宗召為貴妃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一統志云新政唐之縣名屬閬州本漢之充國縣地元併入南部縣故址在保寧府城東南一百三十里

書法王妃不書前書冊壽王妃楊氏矣此其再書韋氏何著韋之繼楊也然則楊太真之為壽王妃明矣武氏為昭儀書太宗才人譏瀆倫也此其為瀆一也曷為不書壽王妃書太真書太真所以志作偽之勞拙也終綱目冊王妃惟壽王再書舍是無書冊王妃者矣

發明 開元二十三年書册壽王妃楊氏至是又册韋氏則楊氏為壽王之偶已非一日明皇奪而有之則紊亂三綱絶滅天理不可立於人上矣夫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釋者謂伋妻自齊以來未至於衛而宣公為臺以待其至是時國人猶且惡之烏有十年子婦而可奪之為已有耶綱目直書其惡甚矣不遂為狄所滅豈非幸歟

九月以韋堅為刑部尚書楊慎矜為租庸轉運使

堅以通漕有寵遂有入相之志又與李適之善林甫由是惡之故遷以美官實奪之權也

質實 李適之京兆人

安祿山討奚契丹破之 **考證** 討當作擊

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所尚公主以叛祿山討破之

冬安祿山奏立李靖李勣廟

祿山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郡夢先朝名將李靖李勣從臣求食遂命立廟又奏薦享之日廟梁産芝

質實 北平郡注見秦王政三年

書法 丞相亮廟習隆請立也不書其請此其書祿山奏立何著欺也祿山前奏致烏食蟲今又奏夢從求食及廟梁産芝皆欺也其譎若此猶以赤心信之不至於大亂不止矣

發明 英衛唐之名臣使見祿山則必唾去惟恐或後烏有反從求食之理其爲誣罔蓋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祿山所以敢肆其欺者亦以玄宗自爲妖怪惝恍之説故乘而譎之耳綱目特書奏立奏在祿

山而聽在玄宗

蓋亦交貶之也

以王鉷為京畿采訪使

初鉷為戶口色役使敕賜百姓復除鉷奏徵其輦運之費廣張錢數使市輕貨百姓所輸乃甚於不復除舊制戍邊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時邊將恥敗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貫籍不除王鉷皆以為避課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又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鉷知上旨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市以供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上以鉷為能富國益厚遇之中外歎怨至是以為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楊釗侍宴禁中專掌摴蒱文簿鉤校精密上賞其強明曰好度支郎諸楊數徵此言於上又以屬王鉷鉷因奏充判官

集覽色役使色科名也使去聲主掌諸色雜徭役者復除復芳目反亦除也謂除免

其賦役也租庸調高祖武德七年初定租庸調質實京畿注見太宗貞觀五年

丙戌五載春正月貶韋堅為縉雲太守皇甫惟明為播州太守

李適之性踈率李林甫嘗謂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上未之知也他日適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為愛已謂適之曰自今奏事宜先與林甫議之適之由是束手而與韋堅善親林甫愈惡之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為已禍欲動揺之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嘗為忠王友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勸上去之林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為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慎矜遂告堅與惟明謀立太子収下獄林甫使慎

矜等羈之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皆貶之親黨坐者數十人太子表請與妃離昏 集覽 縉雲古縉雲之墟越地吳立臨海郡唐玄宗改縉雲郡德宗改為處州大歷間以處士星見故也播州本西南徼外蠻夜郎且蘭地唐置播州在湖廣溪洞中跡率麁跡率略也顔師古曰跡率心不精王氣王興也太玄經曰五行用事者王 質實 縉雲郡名注見高宗顯慶元年播州注見漢武帝元光五年牂牁華山注見周安王十五年秦華

以王忠嗣為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使

忠嗣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以馬求市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忠嗣仗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於墨離軍虜其全部而歸 集覽

青海注見高宗儀鳳三年積石注見太宗貞觀九年墨離軍括地志云瓜州西北千里有墨離軍即其地也

夏四月李適之罷

韋堅等既貶適之懼自求散地罷政事其子衛尉少卿雪嘗名客客畏李林甫無一人敢往者初適之與林甫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林甫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京兆尹蕭炅使法曹吉溫鞫之溫置吏於外先取二重囚訊之號呼之聲所不忍聞吏聞之大懼引入皆自誣服頃刻獄成敕誚責前後知銓侍郎及判南曹郎官而宥之始太子文學薛嶷薦溫才上名見顧嶷曰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及林甫欲除不附已者求治獄吏炅薦溫于林甫林甫大喜溫頃之兄子也又有羅希奭者為吏深刻林甫引為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集覽散地猶言閒處也雪胡甲

反覆鍜錬成獄吏入人罪猶工冶陶鑄鍜錬成熟也 質實吉温洛州河南人

以陳希烈同平章事

希烈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媚於上李林甫以希烈柔佞易制故引以為相政事一决於林甫希烈但給唯諾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巳時即還第機務皆决於私家主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已 質實老莊注見晉成帝咸康三年

五月朔日食○秋七月敕左降官日馳十驛

以流貶人在道逗遛故有是敕自是左降官多不全矣 質實逗遛注見漢宣帝本始三年

加嶺南經畧使張九章三品以王翼為戸部侍郎

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珍玩九章翼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為戶部侍郎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支歲命嶺南馳驛致之嘗以妬悍不遜送歸銛第上遂不食及夜力士奏請迎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溫因宦官言於上曰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之就死而辱之於外舍耶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母所與乃剪髮一繚而獻之上遽召還寵待益深

冬殺驍衛兵曹柳勣贊善大夫杜有鄰

有鄰女為太子良娣其長女為勣妻勣性狂疎好功名喜結交豪俊淄川太守裴敦復北海太守李邕皆與定交勣與妻族不協欲陷之為飛語告有鄰妄稱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林甫令吉溫鞫之乃勣首

謀遂與有鄰皆杖死太子亦出良娣為庶人

集覽 贊善大夫唐東宮官有左右贊善大夫各五人掌傳令諷過失贊禮儀飛語猶言飛狀注見開元十七年圖讖注見漢平帝元始四年指斥斥亦指也指斥漯濆直言之也

質實 淄川郡名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北海郡名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青州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書法 於是勣為飛語以陷有鄰有鄰以無實書殺宜也勣則曷為亦以殺書殺不以其罪也有鄰女為太子良娣其長女為勣妻林甫故實其事以陷太子因使吉溫奏勣首謀故勣雖傾險綱目含勣所以惡林甫也書之以殺而後有任其咎者矣

丁亥 **六載春正月殺北海太守李邕及皇甫惟明韋堅等**

王琚李適之自殺

江華司馬王琚性豪侈與李邕皆自謂耆舊久在外意怏怏李林甫惡其負材使氣欲因事除之因别遣羅希奭按邕與裴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衆盧藏用常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難與争鋒然終虞缺折耳邕不能用林甫又奏分遣御史賜皇甫惟明韋堅等死希奭所過殺遷謫者李適之仰藥琚自縊適之子霅迎喪至東京林甫令人誣告殺之給事中房琯坐與適之善貶宜春太守林甫恨韋堅不已遣使於循河及江淮州縣求堅罪收繫綱典船夫徴剥逋負延及鄰伍死者甚衆至林甫卒乃止

集覽干將莫邪正義曰二劒名也將無明音但人皆讀作鏘邪余遮反漢書音義曰干將韓王劒師也索隱曰應劭云干將吳大夫善治者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為劒歐冶子在越鑄劒五口三口入於吳一曰盤郢二曰魚

腸三曰湛盧吳王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劍二口匠作劍不成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精不銷夫妻俱入爐中然後成物於是其妻乃斷髮剪爪與夫望爐俱躍遂投爐中乃成故陽曰干將陰曰莫邪陽作龍文陰作漫理終虞虞慮也所過殺遷謫者羅希奭所經過處應有坐遷謫者盡殺之綱典主漕運槖牘之吏

質實 江華郡名注見中宗嗣聖七年道州房琯河南人宜春郡名注見高宗儀鳳元年

書法 於是邕與敦復皆以勳黨坐杖死不書敦復何畧之也曷為畧之敦復林甫黨也黨於林甫而卒為所殺亦自取矣故不書然則王琚適之則曷為止以自殺書上書殺某某某下書某某自殺則其自殺也有廹之而然矣

發明　世之治也昆蟲草木皆得其生世之亂也公卿大夫不得其死觀綱目所書自柳勣杜有鄰以至李邕王琚李適之等皆當時薦紳不免無罪見殺則民之無告而死者又可知矣古人亂邦不居無道則隱蓋為此也雖然明皇蔽於林甫雖愛子猶且不免況大夫士乎

除絞斬條

上慕好生之名令應絞斬者皆重杖流嶺南其實有司率杖殺之

書法　書予之也綱目邺刑之政書除十　詳漢惠帝四年皆予之也

令天下嫁母服三載考異　提要嫁上有為字

集覽　嫁母服三載　嫁母謂父卒母嫁禮降服杖期今乃令天下為嫁母服三年文公家禮曰子為父後則為嫁母無服

書法 嘗敕五服並從經傳矣既又加母黨服於是又令嫁母服三載綱目並書之得失昭然矣

發明 自武韋增加母服屢見譏於君子然婦人自崇其黨無足言者今玄宗乃無故令天下嫁母服三載果何謂哉夫嫁母於義已絶猶增重如此則逮事之母當如何耶此於理不通而不可以强推者是不獨知母而不知父而已大書于册可勝歎哉

○令士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

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其姦惡建言舉人卑賤恐有俚言汚濁聖聽乃令郡縣精加試練送省覆試具名聞奏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以野無遺賢上表稱賀

書法於是林甫艱之覆試無一人及第者則具書之何甚玄宗之暗也終綱目書舉經士六許漢平帝元始四年具文無如天寶者矣

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

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内實狡黠令其將劉駱谷留京師詗朝廷指趣歲獻俘虜雜畜奇禽異獸珍玩之物不絕於路其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詼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祿山曰太子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曏者唯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為信然益愛之上嘗晏勤政樓獨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置榻使坐其前命楊銛姊弟皆與祿山叙

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

質實 詼諧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

發明 祿山胡人目不知書御史大夫乃風憲之長朝廷清選以之兼職可謂非其倫矣直筆書之亦足貽千古之笑也

夏四月王忠嗣解河東朔方節度

李林甫以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冦築雄武城請忠嗣助役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奏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忠嗣固辭河東朔方節度許之

冬十月如驪山溫泉名其宮曰華清 考異 如上漏帝字 質實

驪山注見秦始皇三十七年一統志云温泉在西安府臨潼縣東南二里驪山之麓秦始皇於此砌石起宇漢武重加修飾華清宫在驪山下唐太宗所建以温湯所在初名温泉宫𤣥宗改曰華清治湯為池環山列宫室每歲臨幸内有飛霜九龍長生明珠等殿久廢今湯存焉

書法未有書名其宫者書名其宫何譏溺愛也與前書更集仙為集賢者大異矣

○將軍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十一月以哥舒翰充隴右節度使貶王忠嗣為漢陽太守

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為大斗軍副使李光弼為河西兵馬使翰本突騎施别部酋長光弼契丹王楷洛之子也皆以勇畧為忠嗣所重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輙來穫之無能禦者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

後夷擊之無一人得返自是不敢復來上欲使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其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廹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為之盡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為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光弼曰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人告忠嗣欲擁兵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鞫之上聞哥

舒翰名見悅之以為隴右節度使而詔三司曰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撓軍功翰之入朝也或勸多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寃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為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力陳其寃上感悟貶忠嗣漢陽太守范氏曰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為無益害有益不以所得易所亡不顧一身之危而惜士卒之命其可謂賢將矣然忠嗣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議均之得罪不亦宜乎既黽勉奉詔而復撓其謀使讒人得以藉口豈忠嗣思之未至邪○李林甫屢起大獄以楊釗有掖庭之親乃引以為援事有微涉東宮者皆指擿使之奏劾付羅希奭吉温鞫之釗因得逞其私志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垍高力士常保護於上前故林甫終不能間也

集覽哥舒翰哥舒虜複姓元和姓纂云哥舒本突騎施別部之號後因為氏馬大斗軍凉州有大斗

軍因大斗拔谷為名黔中上佐黔中注見周顯王七年上佐官名也別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指擿指示挑擿也垍其致反

質實

哥舒翰營州柳城人積石軍莫詳處所惟河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城西北一百二十里有積石關唐置軍於此防守未知是否智者寨馬鷹兵秣馬注見晉孝武太元十七年漢陽郡名本春秋鄖國地戰國屬楚秦屬南郡漢為江夏郡安陸縣地三國屬魏後屬吳皆為重鎮晉立沌陽縣為江夏郡治後郡移治安陸縣宋齊梁並屬江夏郡後周屬竟陵郡隋屬復州大業初屬沔陽郡唐置沔州治漢陽縣天寶初改漢陽郡乾元初復為沔州寶歷初州廢周世宗平淮南以漢陽縣置軍宋熙寧中廢為縣紹興中復置軍元至元中陞為漢陽府本朝因之隸湖廣道按庭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殺戶部侍郎楊慎矜

慎矜為上所厚李林甫浸忌之慎矜與王鉷父中表兄弟也故引鉷入臺及鉷遷中丞慎矜猶名之鉷意不平慎矜不之覺也嘗與之私語讖書慎矜與術士史敬忠善敬忠言天下將亂勸慎矜於臨汝山中買莊避亂林甫知鉷與慎矜有隙誘使圖之鉷乃遣人以飛語告慎矜隋煬帝孫與凶人往來家有讖書謀復祖業上大怒収慎矜繫獄命楊釗盧鉉同鞫之使吉溫捕敬忠於汝州敬忠與溫父善溫幼時敬忠嘗抱撫之及捕獲溫不與語鎖其頸驅之馬前使吏誘之曰楊慎矜已欵服惟須子一辨解意則生不然必死敬忠求紙溫不荅敬忠懇請哀切乃令荅辨還鞫慎矜引以為證慎矜皆引服惟搜讖書不獲使盧鉉入長安搜其家鉉袖讖書入閤中出詬曰逆賊深藏秘記以示慎矜歎曰吾不蓄讖書此何從在吾家哉吾應死而已於是兄弟皆賜死

妻子流嶺南連坐者數十人

集覽 與王鉷父中表兄弟王鉷之父

名晉中表兄弟猶言外內兄弟也爾雅姑之子外兄弟也舅之子內兄弟也又魏楊阜稱外兄姜叙而皇甫謐列女傳云姜叙姑子楊阜則舅子稱姑子為外兄弟姑子稱舅子為內兄弟或曰兩姨之子為外兄弟姑舅之子為內兄弟臨汝河南汝州屬縣名今汝州梁縣是有臨汝店

質實 一統志云臨汝縣名唐初所置屬汝州後廢之故城在南陽府汝州西南六十里汝州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梁縣

書法 慎矜揞克罪人也書爵書殺何甚林甫也慎矜私語讖書信有罪矣不至殺也誣而殺之甚矣

十二月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

命百官閱歲貢物於尚書省悉以車載賜李林甫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為空林甫子

岫為將作監頗以滿盈為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為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騶從不過數人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居則重關複壁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

集覽　鈞軸鈞陶瓦輪也其中旋轉者取周回調均之義軸車軸也所以持輪者鈞軸皆在物之要者故謂宰相秉鈞當軸言其居中用事也左右翼顔師古曰旁引其騎若鳥翼之為也軍左翼曰啓右翼曰胠楚辭天問篇曰並驅擊翼何以將之文公集註云六韜曰翼其兩旁疾擊其後金吾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又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二年

書法　書病主宗也自書籍以來未有此賜矣綱目書賜金三賜銀器一賜錢一賜穀二賜帛四

賜服二賜第二賜錦綵一賜綵
一賜物一未有大於此者也

發明 自林甫專政至是十有二年凡見於綱目所書者初無一善可紀而玄宗方且倚之為股肱心膂若何而不亡哉書以天下歲貢賜林甫蓋自古所無也使林甫而果賢者其可以貸取予

以高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

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驍勇善騎射累官四鎮節度副使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討之不克制以仙芝為行營節度使討之自安西行百餘日至連雲堡破之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第呼取出繒帛稱敕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數人急遣元慶往折娑夷藤橋甫畢而吐蕃救至娑夷即弱水不能勝

草芥藤橋閣盡一矢力修之朞年乃成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上以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仙芝嘗署封常清判官任以軍事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畧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范氏曰明皇敝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林甫得以行其計

人君茍不能以義制欲迷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集覽 小勃律注見開元十年第呼句絶第但也但呼之令其出也第通作弟漢酈食其傳第言之陳勝傳弟令毋斬契苾何力契苾虜複姓何力其名契詰歷反苾蒲結反慶忠慶王名琮忠王即肅宗也名亨並領節度不出閤一切之功一切注見漢順帝陽嘉元年

正誤 第呼取出繒帛稱敕賜之令按通鑑本文作第呼出取繒帛賜之綱目倒出字也

質實 高麗東夷國名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朝鮮安西四鎮注見高宗永淳元年弱水注見宋武帝元嘉六年阿史那社爾突厥處羅可汗之子貞觀十年率衆入朝授左騎衛大將軍契苾何力鐵勒莫賀可汗之孫貞觀六年率衆內附擢左領軍將軍

書法 至是諸道節度多胡人矣林甫為之也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三下